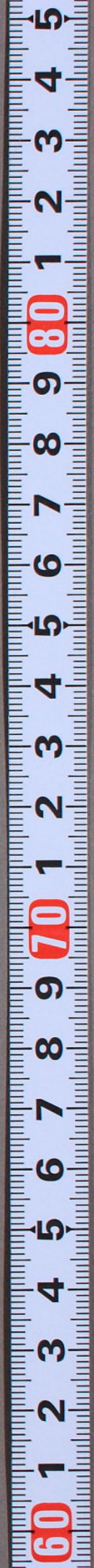




論語卷注

0712
1.664
6



口 112
孫卷
1664
6

論語參注卷之十五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陳謂軍旅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于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徧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于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參注問陳之陳可讀本音似靈公有圖陳之意故問陳國之事于孔子孔子辭以軍旅未學不欲贊開兵端遂行之決及在陳絕糧子路以夫子不贊靈公之謀而陳

人反不能資之以糧此慍之所由來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

論語參注
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于眾形。匪物物刻而
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于曾子。不待其問而
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
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
之淺深。于此可見。愚按。夫子之于子貢。屢有以發之。而
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于
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
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參注由似訓因。謂因知德之美者甚少也。殆感人心之
壞。其所以不修德者。因不知德之故。是屬望于及門者
深矣。若謂專指子路。則此語為突然而來。不徒啟門人
之惑耶。又何以解于升堂之許耶。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棊已正南面而已
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

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亾。百反。○子張意在得行于外。故夫子反于身而言之。猶答子張問達之意也。篤。厚也。

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參注。讀此章。宜知易之繫詞。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爲有錯簡。宜作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邇者違之。況千里之外乎。方與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語氣方合。

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于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

言言參注
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于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怠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旣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于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于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于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參注失人則不能相輔以有成。失言則難免犯忌而取害。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于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于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于義生不安于死也。故有

殺身以成仁者祇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參注勢在必死而巧避之則爲求生如值君父之難是也。程子之解反近于晦矣。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參注賢與仁似不必分事德言。統言大夫士之有德望

言
者程子謂問爲仁非問仁亦屬臆揣

○再參注出入公門武斷鄉曲恃大夫爲護身之符。結交無賴酒食狎邪藉朋友爲助惡之媒者則爲不仁之甚。爲士林之最宜誅者矣。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

首而二代遞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于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論語參注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于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于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論語參注
○參注鄭繁也。鄭聲謂繁雜之聲也。顏子非諸侯亦非卿大夫。何以問爲邦。孔子周人也。何以教門下以行前代之制。蓋默傷周之制度禮樂。專于尙文。失古太甚。未敢直斥其非。同堂坐論。發爲此言。悲天憫人之苦衷。卽此可見。雖曰服周之冕。亦不過一端。僅取餘皆不足爲法。可知矣。曾言吾從周者。生周之世。爲周之人。不開人以不守時王之制之漸。觀于謂武盡美未盡善。及從先進之言。可以微會其旨。然則武王周公。謂無慙德也。吾不敢信。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參注蘇氏之解。有欠明顯。按此章所包者廣。謂有位者不知修德。或爲富國之謀。實激生靈之怨。而內禍已生。或主和夷之議。大失名教之防。而外侮交至。徒事功名。而專自聚斂者。更無問矣。無位者不自立身。或縱奢淫。致取門庭之辱。或工居積。致結鄰里之仇。徒倚他人之勢。而肆行無忌者。更無問矣。

○再參注大凡操切從事以沽強幹之名優容養姦以示寬宏之度者皆無遠慮之人也。張皇苟且一旦釀成事變則又諱莫如深猶交口共頌承平上下蒙蔽循至兵聯禍結塗毒天下生靈大損國威大傷國帑訖之一籌莫展逃竄不遑內外防疏勢成瓦解及兵臨城下非請爲鄉導甘作賊奴卽開門迎降乞全頑命似此偷生忍恥固爲負國之罪魁而迂腐坐言之輩尙進誠意正心之說爲卻敵良謀則亦尸位素餐難辭誤國之罪爲無遠慮者矣。彼大姦大惡若王莽武三思之徒專于自私顯與朝廷爲祟者則尤不足論也。他如貪酷之吏剝民膏脂守財之虜錙銖計較思致一己之富爲子孫世守之謀恒不旋踵而門庭蕭索子孫爲盜爲倡至不可令人設想甚且天殃滋至卽及其身莫克令終悔之無及直使見者快意聞者洽心溝壑已填尙餘唾罵是亦大可寒心也已紛紛不悟自以爲得計者抑何愚之甚哉。蓋遠慮云者猶人之一身當其未病必慎寒暑節飲食不使病作或以失調而病宜求良醫診視可望速痊苟任庸醫再三誤藥至危然後起覓良醫已難責效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參注此章重見惟多已矣乎三字殆記者各即所聞而記之未必分深淺也解義見前參注。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媿于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于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于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

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參注臧文仲知賢而不與立不過竊位已耳至後世權參則知爲賢也或因而用之得以文致其罪或假手于人以代成傾陷之謀是求爲竊位而不可得人心至此可勝慨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參注。好行小慧。卽奇伎淫巧之屬。如隋煬帝造自行船。武則天造天樞。皆是也。其時臣下。皆所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祇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參注。此章與不患莫己知等章語氣相似。殆聖人教人

務實故屢言之。或記者分記之而文稍異耳。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參注稱字似宜作去聲。謂君子惟取實行。不重虛名。或其人雖有功業。而生靈暗受其殃。雖有文章。而名教陰中其毒。及其沒世。猶得表揚史冊。傳播士林。是名與實不相稱。宜爲君子之所深疾。而不願聞者也。似此解去。與上章語氣更合。若謂君子自疾沒世無名。猶淺視君

子。非聖人之言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參注君子正心修身。惟病無能。所謂求諸己而名與實稱。小人沽恩市惠。惟病人之不已知。所謂求諸人而名

與實不稱。漢晉以來講學之徒，專務虛名，妄爭門戶，而互相攻擊者，亦皆小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參注：矜持而不爭門戶，羣處而不黨，姦邪學純守定矣。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參注：偽士文章，有時亦關政體。權姦奏議，無事不託古人。即君子每為所欺，此蓋深憂君子中其弊而提撕之。

子曰：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于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參注：己所不欲者，不但非禮之加，不情之請而已。即如己重廉恥，不謂人之廉恥為可輕。己免飢寒，不置人之飢寒于不問，皆所謂恕也。是則行之鄉黨而無疑，推之

天下而盡利。可以終身者矣。此章宜與仲弓問仁參看。

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

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于人也，豈有意于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于其閒哉。

○參注：代謝也。交而替之也。三代者懷古之意。似指唐虞夏非夏商周也。孔子周人，宜不如此說。若孟子所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則指夏商周矣。蓋孟子時，周已僅有其名，故質言之耳。此二句似謂唐虞夏三代皆以直道待人，則于斯民也。當如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待之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亾已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亾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參注似謂吾猶憶及曾見史之闕文中。有有馬者借人乘之一語。今卽此風已無之。蓋傷人心之不古已甚也。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參注廣東有殷實紳士四。各居一門。某年旱。相率屯穀漲價。貧者多絕食。將謀亂。予鄉某適任巡撫。招之飲。飲畢。勸其減糶平價。皆不從。某怒。立命並斬之。穀價頓平。遂得止亂。可謂不亂大謀者也。苟不出此。則亂作而受死者多矣。然則小不忍之爲害。豈不大哉。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

不察則或蔽于私矣。

○參注有巡撫某。一主要結輿情。通飭教官士民密控地方官劣迹。凡不得逞于地方官者。率指控之。立被徹參。及監臨鄉試。散結試卷。夾格狀于卷。令士子詳書地方官劣迹。士子遂得縱情誣枉。並取釐金之款。購得乾肉。分給士子各半筋。以結其心。其舉動類此者夥。未能縷述。由是士民受其餌者。皆交口頌之。此眾好所必察者也。又有巡撫某一主清廉。杜民奢侈。並嚴禁洋煙。由是士民多怨對之。此眾惡所必察者也。大凡貪酷之官。必于士林飾情加厚。故小民雖十分受虐。士林尚爭譽之。俾得放膽貪酷矣。甚至清正之官。以不與劣士聯絡。反得惡名者。三代直道不行。輿論豈有定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參注弘字似私字之訛。謂人能私其道而不傳人。非道之當私于一人也。

言言參注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以思爲句無益爲句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耳

○參注思而不學茫無所據或至流于異端卽殆之謂矣推之擅爲興利之謀而民生日蹙安主和夷之議而國事日非者皆不學之故也聖人設身立論所爲天下後世慮者深而切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反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參注學術之壞學者惟求工于記誦詞章之末聞言之

有切于身心者即嗙為老生常談。掩耳而莫之或聽。蓋所憂者貧。所謀者食也。尚能望君子之門也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于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于內而不嚴于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

倣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于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參注禮直訓理為安。謂為義理之節文似未合。既莊以涖之則已有節文矣。所患者感民未合乎理耳。

言言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于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參注。盛世用人。各因其材。授以職事。而爲之用者。亦各安職事。不敢或違。故上下相安。而天下大治。至末世用人。則出之以私。不能因材器使。而爲所用者。亦不自量。勢不至釀成變亂不止。觀人用人之道。可不慎歟。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于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于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于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倣此。

○參注。殺身成仁。是蹈仁而死也。然浩氣常存。光爭日月。雖死猶生矣。

言言參注
子曰當仁不讓于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參注。後世師道不立。其所挾以為師者。不過博名求利之私術。傳之于徒而已。開其慾竇。與師爭名利。則工矣。欲其當仁不讓也。不亦難哉。甚有教官訛索新進印儀。業師見其成名。勒取謝禮。讓仁不當。實師道不立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真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于信。

○參注。聖賢道脈之所由存。國家元氣之所由固。皆貞之力也。不即于諒。則貞之為量也宏。非君子不能至此。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參注。庸士偶有微長。即出謀食。不知事君。安能敬事。一旦得位。豈但求應得之食已哉。舉凡婢妾田園及耳目

言言
玩好之資。胥藉以致之。不惜枉法行私。以求自便。而事之興廢。君之安危。非所計矣。聖人有憂之。事君者。尙其動念。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于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參注。教無類。善者固益進于善。猶草木雖有生機。得雨。暘而易長。珠玉非無寶色。由淬厲而逾光。惡者可化爲善。譬之屋雖欹矣。撐而正之。猶可以居。曰已欹矣。而卽

推之。則欹者倒矣。壁雖缺矣。就而琢之。猶可以佩。曰已缺矣。而卽擲之。則缺者碎矣。是善者不知所以爲善。在教者無迎機順導之方。遂棄美材如無用。或轉流于惡。而不自知矣。惡者不知遷善。多由教者深惡而痛絕之。遂自謂已不見齒于正人。不如放膽爲惡而已矣。然則教人者。獨能辭過耶。聖人不擇類而教。所全者眾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參注。前章言有教無類。此章言道不同。不相爲謀。粗心

讀之語意似爲相背蓋教不擇類者望其皆歸于善此設教之誠心也道既不同不與其謀者恐各執一見反以貽誤此治事之小心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參注大凡講學行文辭達則理明最忌牽混若講學舌若翻瀾徒事遠徵博引卽終朝商辨訖無一語切中身心行文以縱筆爲雄與求典贍支離夾雜反至真義無尋皆不達之病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徧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于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于此蓋聖人于

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于學者。求聖人之心于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于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參注。人生五官。一有缺陷。卽艱于舉動。惟瞽爲甚。富而瞽。猶可爲也。貧而瞽。不容想矣。天倫骨肉之間。值此尤宜倍致殷勤。不敢偶有疏忽。曾見有年老目昏村夫。而其子若孫視之不路人。若者。心甚非之。竟聞友人述有庶吉士改官知縣某者。其父病瞽。年近八十。不獨未躬

自扶持。且無供應之僕。而自奉甚厚。僮僕滿前。至使其父與輿夫同食宿。見者多疑爲丐。不知卽封翁也。是則某之居心。直禽獸不若。卽以此章書。亦曾得解否。嗣某疽發背死。巨萬家資。其子爲之蕩盡。死于河畔。餘一妾。攜其二女爲流伎。未知所終。噫。讀聖賢書。全不體會。一二徒博科名。訖至于此。其不孝也。卽不忠矣。蓋本原之地。旣薄。雖有文章功業。不過欺世盜名而已。奚足論哉。

論語參注卷之十六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再有季路見于孔子曰。季氏將有事于顓臾。

見賢徧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洎聲○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與。與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于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

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求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于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參注按陳字從申。似為申字之訛。謂申其力以就位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于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詞。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參注舍曰欲之。似是欲曰舍之之誤。謂心實欲之而託辭為舍。語氣方合。

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民乏。均。謂各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彊。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

于貧而和。和則不患于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參注按此節大爲費解。錯簡無疑。似是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貧而患不均。蓋均無貧。安無寡。和無傾。謂不患己之寡而患與人不相安。不患民之貧而患處事之不均。蓋處事既均。則貧無足慮。與人相安。則寡無所憂。是謂和也。既和矣。安有傾覆之患哉。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于遠。

○參注。故遠人不服。承上文費解。宜是故遠人服。則文氣始貫。且與下遠人不服相應。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並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動干戈于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
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
彊。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
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于季氏。凡季
氏所欲爲。必以告于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
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于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
之與。

○參注。無故而謀動干戈以開邊釁。固憂在蕭牆之內。而
全昧大體。諂事逆夷爲得計者。則蕭牆之內禍更烈矣。

讀者宜會通觀之。及一旦主持國是。免爲萬世罪人。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
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
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言言參注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
通論天下之勢。

○參注庶人有議公道尚在人心也。苟天下雖已無道有能卽庶人之議而折衷之者則猶可進于有道然則庶人之議所關繫顧不重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彊也。而魯以失政政逮于大夫宜大夫之彊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彊生于安安生于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于誠友多聞則進于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于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于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于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參注便辟之便似宜作本音謂求自便而偏僻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

辨其制度聲音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于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言言參注
血氣形之所得而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于人者。血氣也。異于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于色。戒于鬪。戒于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參注。每見素負理學及通儒之名者。敗于色者既多。而敗于得者尤眾。至老而求得之心。則日甚一日。凡以爲子孫謀耳。不知適以遺禍。紛紛者迷不一悟。而既衰之血氣。且日耗之。不或自惜也。不亦愚之甚哉。按朱注。既云血陰氣陽。爲形之所待而生。又引范氏血氣有時而衰。志氣無時而衰之說。似爲未合。謂血氣衰而志不衰。則近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言言參注
○參注大人似專指君父而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所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于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于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參注似宜遞解。謂隱居以求其志之所安。卽以行其義之所宜。以達其中行之道。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于富。而在于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言言參注
○參注似是合見善如不及爲一章。引齊景公伯夷叔齊而曰其斯之謂者。卽證隱居末志一節也。若加誠不以富二句于其斯之謂之上。反贅矣。景公之失。非獨以富且富者亦不僅景公。至夷齊之死。爲守中行之道。亦不得謂之爲異。齊景公上無子曰字。合上無疑。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于門人。故陳亢

言詩參注
以爲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按洪氏謂此篇爲齊論說有可據此篇原分十四章第一章孔子曰凡四見二章至十二章皆冠以孔子曰與諸篇所記子曰者異且文義皆與諸篇不類第一章似錯簡太甚第二章與第二章語氣若合若離

第四章友諒與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君子貞而不諒之義相悖第五章節禮樂費解樂多賢友與第四章友直友多聞語氣重複驕樂佚遊宴樂作三層無甚分辨惟第六章第七章切發立言守身之弊第八章則深爲不安天命曰無君父侮慢聖賢恃寵專權妄肆邪說致傷風化者戒第九章生而知之者上也似非聖人教人爲學之意既爲生知則不關人事不得目之爲上第十章色思溫似有語弊大凡動于中者見于外色出于思近于僞飾矣第十一章合十二

論語參注卷之十七
章文義方貫第十三章伯魚答陳亢問有對曰字考
之諸篇于君與大夫問始如此餘無之此亦可疑也
且聖人雖不私厚其子亦不至獨薄其子何詩禮之
學必于一值獨立時始告之耶至十四章邦君之妻
數語尤屬突如其來無關切要不知何所取義且夫
人自稱曰小童稱謂之奇亦足驚訝諸如此類未必
皆出自孔子竊疑此篇非當日記者之言殆因秦火
之後傳經者自詡多聞不求文義襍湊成此篇也

論語參注卷之十七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暕參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
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
專魯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
賜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亾而
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參注按朱注似未明顯蓋陽貨欲見孔子孔子薄其行

言言參注
不與相見。貨遂饋之以豚。孔子援義往拜之。適值貨出。故遇于塗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于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

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亾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于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參注。寶字似實字之訛。謂裏有爲之實。若昏迷不出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之也。氣質之性固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于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參注。性字似生字之訛。謂人之生也。皆相近。及染俗習則相遠矣。若因性相近一語。難免語弊。遂謂有氣質之性。有性之本。亦未免牽強說理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于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合而為一。

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參注似謂惟上智之人見明守定與下愚之人同處不至爲其所移。若中資則或無定見難免爲所累矣。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板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兒。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參注牛刀二字似半力之誤。謂教化之行如割雞之易。不待用力之半也。若謂爲割雞何必用此牛刀似非聖人望人興治之意。且譬喻近粗亦非聖人口吻。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參注此子游因夫子贊其教化之行。遂自述得力于夫

言言參注
子前日所言始克臻此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參注。戲字似識字之訛。識去聲。謂子游所述之言爲是。能以我前日所言識之。不念耳。若謂爲戲言。則聖人未免自失。莊重。必不至此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未無也。言道旣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參注。未之也已。似謂值此末世。可以已矣。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于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

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參注。吾其爲東周乎。似謂吾豈從弗擾之叛。遂割據以爲東周乎。蓋孔子之心。將息亂以興復周室也。

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馬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于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歟。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參注。此章文義與第十六篇相類。或係攙入此篇。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彌。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挽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

言言參注
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挽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于磨涅。其不磷淄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

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參注。按匏瓜卽壺盧。其形圓。上小下大。中緊縮。若受束然。皮堅硬而內無肉。瓢繫于藤。但供玩弄。不可以為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謂吾不如此無用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蔽。遮揜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呼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名以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于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于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興感發志意觀考見得失羣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

適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參注似謂士大夫立志。當爲周南召南之事。則化行俗美。否則如對牆而立。一無所爲。不過具形而已。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祇是一箇敘。樂祇是一箇和。祇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敘。無敘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參注似孔子見言禮者未能持之以敬。言樂者未能歛之以誠。謂徒知以玉帛爲禮。鐘鼓爲樂。何所取哉。按程子解義。旣欠明顯。且近不經。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實畏人知也。

○參注穿通也。窬門邊小竅。穿窬謂通門邊小竅而入也。或以理學爲名。而奪魂悍婦。或以英雄自負。而屈志權姦。伊古以來。不能覲舉。皆色厲內荏之流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俗鄙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于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參注道似訓引導。塗似訓蒙混。謂欲導人之德。而出詞。

言言參注
蒙混宜爲有德之人所棄絕。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于患失而已○胡

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于道德

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

心志于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于富貴卽孔

子所謂鄙夫

○參注逢君之惡損國之威者皆患失之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亾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

今亦亾之傷俗之益衰也

○參注今俗指人氣質之偏者曰有毛病卽疾之謂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

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棱角。陷厲。忿戾。則至于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傾覆不難矣。

○參注按朱爲當時諸侯服色。紫爲大夫服色。謂大夫奪諸侯之權。不。明指諸侯大夫微辭也。鄭聲爲繁聲。已見放鄭聲。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

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于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參注疾似作疾惡解謂孔子疾其爲人故辭謝之不與相見及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自知急于改過不至見絕于正人也若謂孔子詐稱有疾又取瑟而

言言參注
歌使之聞之。直是且欺且戲。豈聖人教人之道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參注。旣欲短喪。已爲不孝。何有于禮樂哉。飾詞欺人。昧心已極。後之迂儒。或爲曲原其說。大有害于人心。

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于心。而不敢強焉耳。

○參注。欲求短喪。反覆申辨。其處心積慮。尙可問哉。爲聖門亂道之魔。作後世奪情之影。良足哀已。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旣殯。

論語參注
食粥粗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
果。練冠縗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
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
察也。

○參注一字曰安。既能率應于臨時。可見難求諸平日。漢
晉以後之君臣。輒議短喪者。皆安之一字基之矣。是見
絕于聖門者在一時。而貽害于人心者在萬世。則安字
之凶。無所底止。謂莫須有三所固。不足以服天下者。猶
其後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
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
安則爲之。絕之之詞。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
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
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

言言參注
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于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于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跋而及之耳。

○參注。觀其晝寢。則淫行可知。觀其短喪。則孝意全失。他如冉求爲季氏附益。皆媿爲聖門弟子。孔子不憚再三誘掖。訖不之悟。亦可悲矣。無怪去孔子既遠之徒。自號通經高談學問。處則爲崇于鄉黨。出則流毒于生靈。名教之衰。尙可問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參注。無所用心者。似謂不得其所以用心也。不有博奕二句。似謂彼博奕者。猶自以爲賢。不自知爲不得其用。

心之所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上。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

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參注按稱人之惡者似謂于人之有惡行者反爲稱道不置也。居下流而訕上者似謂己之品與才已居下流又忌品與才之加乎上者而曲爲訕毀也。朱注謂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是直以爲居下位而訕在上位之人矣。聖人之意果如此何不曰居下位而曰居下流乎。蓋稱惡見其姦黨同也。訕上見其險伐異也。此居心立言之可惡者矣。勇無禮必多肆悖倫也。果而窒必多偏逆。

論語參注
理也。此應事接物之可惡者矣。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人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干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參注。女子小人多爲衣食而出。戇者固不知大義。見事每有不明。而黠者則善媚工讒。爲千古以來敗國亾家之張本。盡人之所知也。苟誤被所惑。而狎暱深之。必受其侮。將恃寵專權。無所不至矣。又或謂其賤也。卽繩之以嚴刻。則必至怨而生亂。養之道。可不慎乎。竊稽從來女子小人之可節取者。若漢元帝之幸虎圈。有熊逸出。馮婕妤恐犯御坐。直以身當之。成帝時。班婕妤有寵。

欲令同輦。辭曰：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不大失乎？明武宗駐蹕宣化府，微行入酒肆，見李鳳姐當壚，幸之，封爲妃。固辭，勸帝還宮，行至居庸關，鳳姐驚隊去，遂退蹕。鳳姐伏枕泣曰：福薄不能侍宮禁，乞速還以安社稷。帝未忍舍，鳳姐一慟遂絕。帝爲感動，厚葬之，覆以黃土。一夜盡化爲白帝，乃還。漢和帝時，中常侍鄭眾謀誅權惡，竇憲頒賞每辭多受少。順帝時，詔舉將帥，宦官竟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獨無所薦。帝問之，對以無知人之明。又未交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

薦，匪榮伊辱，是以不敢。靈帝時，中常侍呂彊因黃巾賊起，諫赦黨人以息變，及諫封賞與選舉法。秦王苻堅宴羣臣，以極醉爲限，宦官趙整作酒歌以諫，有紂喪殷邦，桀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之句，堅大悅，書置坐右。以後禮飲而已。唐肅宗時，賊圍南陽甚急，內侍曹日升請與十騎，冒圍入城宣慰，賊不敢逼。敬宗時，張韶與卜者蘇元明爲亂，內侍馬存亮奮起誅之。僖宗時，黃巢陷長安，周岌降之，夜飲既酣，召監軍楊復光言及朝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者恩義，公爲公侯，柰何舍天子而臣

賊耶。岌亦泣曰。吾不能獨拒戰。兒奉而心圖之。因瀝酒
爲誓。分軍八千人。遂克鄧州。昭宗時。嚴遵美。廕軍容。歎
曰。吾人以黃衫給事。今執笏過矣。遂隱青城山。僖宗時。
宦者張承業。見後唐莊宗將卽位。諫求前唐之後。莊宗
不聽。遂不食而死。宋高宗時。金人大肆。所在盜起。中書
侍郎黃潛善。樞密院汪彥伯。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疏
言二人必誤國。帝不聽。除名。編管南雄。明武宗時。監軍
張永。與楊一清。謀誅專權之內侍。劉瑾。懷宗殉國。太監
王承恩。亦自盡。福王時。內侍韓贊周。王憚其賢。疏且獻
之。嘗盛暑擊毬。內侍三人交筴。贊周獨凝立。西宮成。王
臨視不悅。贊周請故。王曰。無優人奈何。贊周泣曰。臣意
官家思先帝。乃如此抱恨耶。王亦泣下。謝之。又唐武后
時。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樂
工安金藏。大呼曰。公旣不信。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
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武后聞之。歎曰。吾有子不
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停推。睿宗由是得免。明皇時。安
祿山陷長安。宴羣臣于凝碧池。命大奏樂。梨園子弟皆
泣下。賊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

論語參注
遂被支解。僖宗善擊毬。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當得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駁放。南唐元宗遷豫章舟中，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優人李嗣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元宗爲之罷酒。明末桂王時，優人季麻子勸張獻忠之將李定國降于王，圖恢復以逆臣吳三桂追逼，俱從王避地緬甸。行抵磨盤山，定國上言：王率兵前赴阿瓦都城，自率兵駐此設伏。過三桂王抵阿瓦，一夜有將領偶醉，令麻子演戲。麻子泣曰：此何時尚爲樂耶？皆慙謝以

大理知府盧桂生降于三桂，洩定國謀，設伏未定，遽被三桂衝突，直攻阿瓦。緬甸國主懼累，執王付三桂，旋被弑。麻子殉焉。定國戰敗，亦死之。他若明末楊文驄，寵伎方蒞，納之，值莊烈之難，文驄不自決，蒞奮然曰：妾以君爲豪傑，故託之。今若此，是妾誤相人矣。文驄始就義，蒞亦自裁。世宗時，王氏家奴莫誠，以嚴世蕃索其家長，舊藏之清明上河圖，未遂，誣以罪，置死。誠冒認代之。楊繼盛家奴曹虎，以繼盛被嚴嵩所害，護其女投竄外家，扶翼甚至塗，遇大雪，慮楊女寒，解衣厚之。時虎年逾六十。

女不忍受虎謂老年行動反不覺寒遂就凍餓而死凡此者實千古女子小人百萬中之所僅見附記之可爲凡爲女子小人者勸亦以媿士大夫之負義忘恩偷生忍恥以自適者則尤女子小人之不若矣嗟乎人心之壞豈但女子小人爲難養哉侈談道義似緣血性而來默證行爲多見肺肝之僞文章藉以欺世聲勢假以動人若此類者忝具須眉濫叨冠蓋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于人則止于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參注人貴量其生姿之高下各有所執以安其身或士或農或工或賈皆可爲也其持身接物尤以敦本立誠爲要夫人年至四十則老境漸臻血氣之壯者轉而爲衰苟猶是一無所成而行亦莫取其欲進取亦難矣安得不見惡于人其終身亦卽此可知耶乃每有少年子弟承父兄之蔭不知建德修業朋從酒食日卽惰淫而

言言
爲父兄者亦不知所以及時約束之。其不流爲匪僻而
取惡于人者。未之見也。總之人壽幾何。此生可惜。少年
失檢。猶觀晚蓋之能彊。老志不堅。卽卜下流之莫反。是
可慨已。

